

银河系警察科幻侦探系列之二

谋杀 忒修斯

[俄]基尔·布雷切夫 / 著
卢光金 王攀 / 译
王攀 / 审校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银河系警察科幻侦探系列之二

谋杀忒修斯

[俄]基尔·布雷切夫 著

卢光金 王攀 译

王攀 审校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谋杀

忒修斯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Бульчев Кир

Галак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ция

©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«Локид», 1995

中文版©1999 中国工人出版社

本书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版权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-2000-349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谋杀忒修斯 / (俄) 布雷切夫著; 卢光金, 王攀译.
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1.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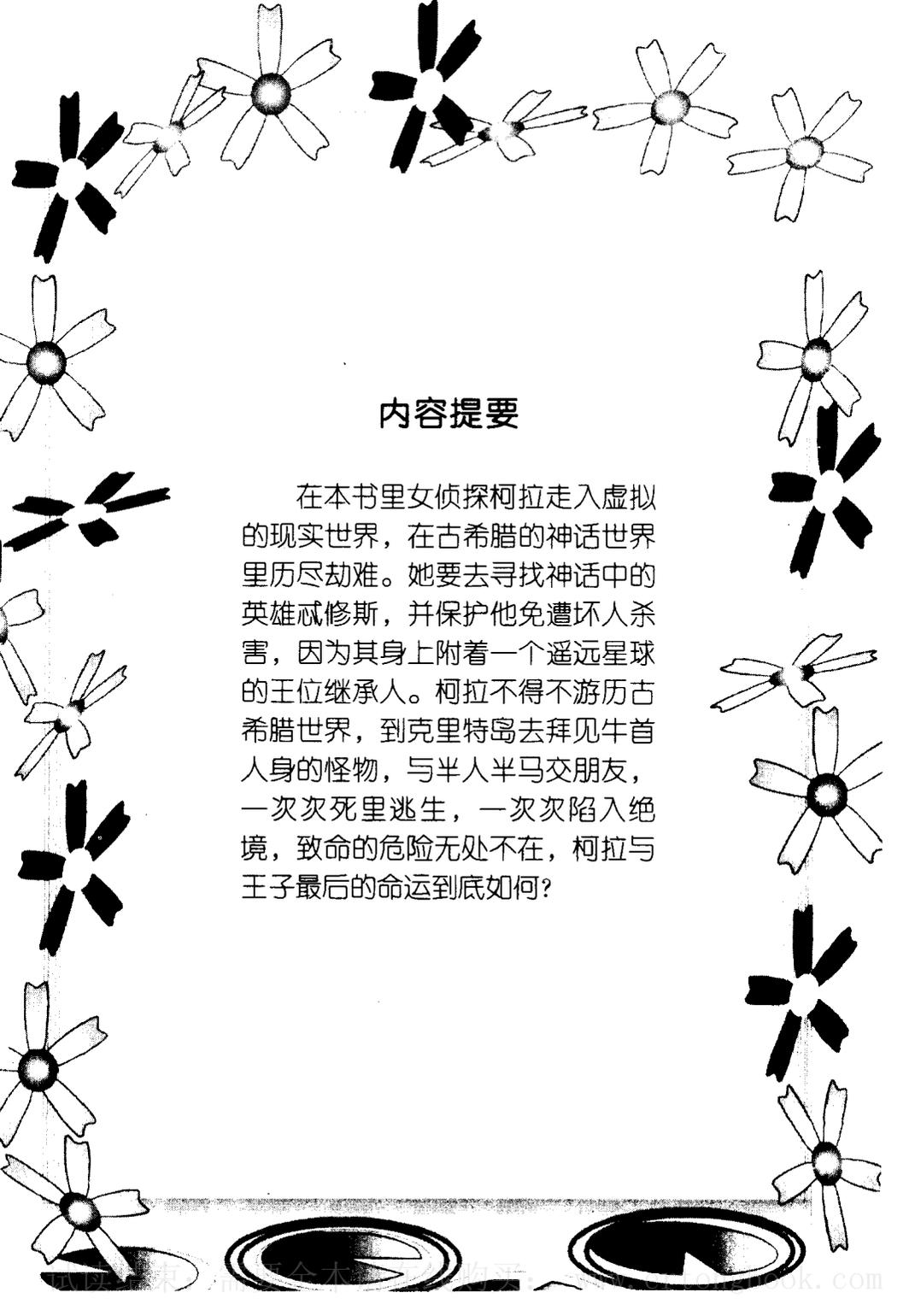
(银河系警察科幻侦探系列)

ISBN 7-5008-2487-4

I. 谋杀… II. ①布…②卢…③王… III. 科学幻想
小说-俄罗斯-现代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1758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, 100011
电 话: 编辑室: (010) 62005032
 发行部: (010) 62005042/62005049
印 刷: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版 次: 2001 年 3 月第 1 版
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: 297 千字
印 张: 14.5
印 数: 1~3114 册
定 价: 23.20 元



内容提要

在本书里女侦探柯拉走入虚拟的现实世界，在古希腊的神话世界里历尽劫难。她要去寻找神话中的英雄忒修斯，并保护他免遭坏人杀害，因为其身上附着一个遥远星球的王位继承人。柯拉不得不游历古希腊世界，到克里特岛去拜见牛首人身的怪物，与半人半马交朋友，一次次死里逃生，一次次陷入绝境，致命的危险无处不在，柯拉与王子最后的命运到底如何？



1

柯拉曾答应给两岁的外甥织副手套，因此，星期五她便飞往波利维亚，买好了上等南美羊驼毛线。

星期六一大早，柯拉开始收拾行李，准备回家看奶奶，那儿非常清静，可以边喝热奶，边织手套。

行李包刚装好，柯拉突然想起应该带上马克·阿弗莱里的《日记》，温习一下生疏已久的拉丁语，于是来到客厅，却发觉客厅已经有人。

真是令人难受的拜访。

柯拉用右手一摸腿，却皱起了眉头，刚才忙着收拾，没带布拉斯特枪。

“别着急走，柯拉。”传来米洛达尔局长低沉的声音。

局长正站在客厅中央，干练地环视着四周。

“请坐，长官。”柯拉说。

“谢谢，就站一会儿吧。”局长笑道。柯拉立即明白，进来的不是米洛达尔本人，而是他的“影子”。这正是柯拉对他居然光临感到惊讶的原因！

局长小心翼翼地将肩靠在斑纹熊标本上，这是柯拉去年在楚科奇亲手做的。

“给您倒杯咖啡吗？”柯拉问。

“不用，我没空，”局长说，“我想请您去一趟体育馆。”

“没弄错吧，长官，再过十分钟，我就要飞往乡下看奶奶了。”

“如果不保密，我想知道你去干什么。”

“休息两天，呼吸新鲜空气，为外甥格拉西克织副手套。”

“好极了，”局长答道，脸上露出善意的笑——浅蓝色眼睛周围晒黑的皮肤上布满了皱纹，洁白健康的牙齿在正午阳光下闪闪发光，擦了擦额上的银发，一绺白发本来足以让人显老，可局长却显得更加刚毅。“好极了，”他重复道，“你哪都不能去了。我要陪你到韦布利体育场走一遭。”

“局长，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！”

“开玩笑随时都可以，”局长反驳道，“要是男人问正在赛什么，难道你不感兴趣吗？”

“我不会踢球，也不看球，我讨厌足球！”

“你得考虑好，全局就你一个人能完成这种特别重要的任务！”

“我无需考虑。”

“你现在已被银河系警察局开除了！”

“我早就想离开你们这个长满青苔的地方啦！”

“柯拉，我为你奶奶搞到了西葫芦籽和‘布拉基诺’胡萝卜籽。还记得她要吗？”

“局长，您是个伪君子、老滑头和骗子。种子在哪儿？”

“比赛一结束就给你。”

“这是什么比赛？”

“瞧，很不错吧，朋友，到底来劲儿啦！”

“您说呀！”

“俄罗斯对阿根廷，世界杯决赛。”

“难道会是今天？”

“你太不懂足球了，小不点儿。”

“这样称呼，我可受不了。”

“别的你还不配。你懂吗，银河系警察局的侦探一定要知道一些起码的常识。比如二加二、圆周率、世界杯决赛中俄罗斯与阿根廷比赛的日程和结果。还有其他一些……”

“种子在您身上吗？”

“影子”拍起了自己的胸脯。

“也许您能告诉我，为什么要把我拉到这儿来？大概是有个年轻的处长想代替我吧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一张门票值不少钱吧。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您会这么说？”

“决不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打算派你去办件与世界杯决赛结果有关的案子。”

“我要杀死您，局长。”柯拉警告说，立即从地上拿起火钳，扑向米洛达尔。

米洛达尔下意识地一闪，熊标本伸出爪子刺穿“影子”，局长的胸脯露了出来，非常可怕。

柯拉把火钳一扔，说：

“真遗憾，局长，您不是真人。”

米洛达尔这才发现自己胸口吊着一只张开的熊爪，于是向前迈了一步。

“体育场上我会显出真形。”

2

韦

布利2号体育场的入口位于体育馆地铁站附近，从“文化公园”、“索科尔尼科夫公园”和“卢比扬卡公园”均有专列

开来。离比赛还有很长时间，可小站台上已经聚满各种肤色的球迷。决赛已等了一个月，这天发生的事，肯定很多！商贩们正像做梦一样抛售哨子、遮阳帽、避雨帽、各种饮料和其他日用品。

车头玻璃上挂着“韦布利体育馆”的列车，载着阴暗的空车厢，一辆接一辆驶入灯火通明的站厅，写着“禁止挤靠！”的车门刚一打开，车厢内的灯就亮起来，成群冷静、平和的球迷纷纷涌入，把车厢挤得满满当当，眨眼间便弥漫起烟草、燃烧物、机油、汗水和鞋油混合的气味。列车软绵绵地启动之后，逐渐加速，越驶越快，直到进入隧道，混合气味才通过厢顶打开的小窗飘出去，消散在区间路边的夜幕中。

所有球迷都像攒足了劲儿一样，唱起了青春的歌曲。他们似乎很想遵守赛场规则，可它们对挤贴在米洛达尔身上的柯拉来说，却是一无所知的。尤其让她脸红和害怕的是，在她的记忆里，这是她第一次与米洛达尔紧紧地贴在一起，能触到他的双手、胸脯和急促的呼吸，他坚硬的胡须更是蹭得她脸痒痒。

“我也是身不由己啊，”他吻着她的耳朵，低声说，“我可能该结婚了。”

什么时候还想这事儿！

列车在飞驶，许多站都没停。它要将这班车上几千名球迷送到韦布利2号体育场，无论谁也管不了它以什么方式到达。

有人开始有节奏地击掌。哒—哒，哒—哒—哒！接着，满车厢里的人都在附和；就连柯拉都知道，这些击掌声和踏地声正是世上一句古老的呼唤：“冠军就是斯巴达克！”

车厢摇晃，球迷摇晃，人声鼎沸，群情高涨。米洛达尔趁机摸起了柯拉的大腿，好在太挤，他又不得不同时摸摸其他球迷的大腿，直到被一个棕头发、弯鼻子的人找了麻烦，此人甚至在如此拥挤中也敢狠狠地戳着米洛达尔的颧骨，教训道：

“在这里我们不适合干这种事儿。”

“找揍！”局长压低嗓音说。

“我不反对，”柯拉说，“我和他在这里也不适合干这种事儿。”

“你指的是干什么事儿？”局长埋怨道。

柯拉没来得及回答，列车就开始减速，韦布利2号体育场站已经到了。

他们被人流挤带出来，想不摔倒，就得使劲儿地换脚，否则，被踩死了都不知道。

升降梯只管上升，很难控制住人流，但谁都没有怨言，大家只想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尽情满足，尽情享受。

户外一片阴沉，他们刚进地铁，天就变了。柯拉早有觉察，想和局长扯上几句天气，但后来忘了。

联接体育馆地铁站和韦布利2号体育场的是一条宽敞的柏油马路，地铁正是从下面穿过。无比欣喜的球迷刚一走出地铁，巨大体育馆的全貌便展现在眼前。

走在地面上，已不再拥挤了。

“米洛达尔，请给我讲一下，这到底是什么比赛啊？”柯拉央求道。

“小声点儿，”米洛达尔吓了一跳，“万一被球迷听见了，他们会杀死你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占了别人的位子。可能因为你，俄罗斯队的某个铁杆球迷进不了体育场。”

“好，小声说吧。”柯拉同意了。

“今天是2022年世界杯足球冠军决赛。”

“几几年？”柯拉问。

“2022年，”米洛达尔回答说。

柯拉有点儿怀疑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？

“继续讲吧。”

夫在少年体校踢球的事了。”

谁都不知道哈里托诺夫在少年体校踢球的情况，于是周围的人都默不作声，开始认真地听他讲。他说，这多病的孩子，小时候连象棋都不让下，但有一天在保姆不注意的时候，看见了守门员契尔契索夫的训练，于是，选定了自己的人生之路。他瞒着父母开始每天早晨冲凉，一连几个小时吊在门框上，以便增加臂肌。

故事还未讲完，他们就到了体育场的入口。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，印度人占的两个座位刚好就在柯拉的左边。他像老熟人一样，向她挥了一下手，递过一块芝麻饼。柯拉感激地接了过来，尽管局长认为饼上可能有毒。怀疑是他的天性，就是靠了这种天性，他才总能提前料到危险的存在，并且绝处逢生。

云彩蔽日，气温不高，像是专为这场极重要的球赛而准备的一样。

观众席上非常拥挤，显然，门票售出太多。但谁也不抱怨，相反，还给大家平添了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，因为除了对面看台上舞着阿根廷蓝白条国旗的一小群观众外，整个体育场都是不可战胜的俄罗斯的游客。

现在跑步入场的是特立尼达的混血儿裁判员，这是柯拉右边邻座告诉的，这位邻座是个机智的退役军人，他手握军用望远镜，身穿无肩章制服，胸佩几排奖章。

反正特立尼达的混血儿主裁，还有同样来自那儿的两个边裁，让我们的球迷多少有点担心，怕他们与阿根廷人找到共同语言。要是阿根廷派军舰吓唬一下，特立尼达该怎么办？于是左边入口处的看台上就有人一字一顿地喊道：

“我们不要特立尼达！”

喊声让负责维持秩序的士兵们感到不安。他们把头扭过去，有的握紧拳头，有的手里攥着橡皮警棒。

整个体育场沸腾起来，进入政府包厢里的有总统，国际足联的

官员和阿根廷总理——一位忧郁美丽的女士。

裁判员要求球队入场。

球队列成两队跑步入场：穿蓝白色队服的是阿根廷队，穿红白色队服的是俄罗斯队。

整个体育场都在狂呼乱叫，柯拉被吵得喘不过气来。今天，有多少人要死于心脏病突发，精神失常啊？她想。

阿根廷队球门在右，俄罗斯队在左。

比赛一开始，俄方队员就发起进攻。

对阿根廷队来说，如果比赛失败，将酿成全民族悲剧，女总统将辞职，将军们会发动政治暗杀，球员会隐姓埋名，四处流亡，平民百姓只能越来越穷。而对俄棉斯队来说，失败就意味着民族威望的破灭，俄罗斯人只能屈居亚军。可是，我们要么全要，要么什么都不要。伊万雷帝就曾说过：迁都到白城上游被他们占领的喀山吧！朱可夫元帅也曾用相同的方式说过：穿过勃兰登堡城门下的柏林吧。现在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不要特立尼达！

经济问题、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都与比赛结果直接相关。等着比赛结果的不仅有莫斯科和图拉，还有第比利斯、乌兰乌德，以及卿他几个热点地区。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：伦敦韦布利体育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俄罗斯的游客。

别尔乌辛第一次射门了。

配合激起了笑声和掌声。但当别尔乌辛准备在对方小禁区内再次射门时，一个无赖的阿根廷后卫竟无耻地将他绊倒。这下儿可激起俄罗斯球迷的愤怒了，因为来自特里尼达的裁判，就像预料的那样，不仅不判罚点球，也不判罚任意球。

群情激愤的观众过了一会儿开始慢慢平静下来，因为俄方队员又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很有威胁的进攻，只可惜球被热列兹尼亚克一脚射偏。

柯拉不是球迷。她东张西望，很想理解米洛达尔局长把时间

和金钱花在这种有争议的娱乐上的原因。因为在局长朴实的外表后面隐藏着一个沉着冷静、甚至集全世界阴谋家的狡猾于一体的头脑,为了找出此次任务的答案,她简直绞尽了脑汁,结果又错过一个精彩镜头:球竟稀里糊涂、荒谬绝伦、很不公平地飞进俄方球门。

柯拉是从米洛达尔嘴中得知这个球进得意外不公的。局长的评论得到看台上一些邻座的热烈响应,特别是右边那位戴着几排奖章的独臂老人,竟要求重播一遍镜头,让大家看清到底是越位在先,还是球被手打进的。疯老头儿还用拳头捶着柯拉的肩膀,虽然很疼,但是她只能忍受,因为老头儿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干啥。

看台上传来了枪声,几个身穿防弹背心的士兵急忙爬上去,想逮捕肇事者,比赛被迫中断。场内宣布:如果再开枪,韦布利2号体育场将封锁现场,俄罗斯队将0比3失败。

体育场内吵声不止,就像锁着野兽的圈套。右边的老头儿不停地喊着:

“不,您等一等,您等一等,我会回来的!我这就回家取机枪来……喂,放我去取机枪!”

老战士的叫喊立刻得到一些邻座的热烈响应,连柯拉和米洛达尔都感到吃惊。局长的眼睛发出了警觉的正义目光。大家都站起来,闪开一条道,让老战士尽快跑回家去把枪取来,幸运的是,柯拉右边的邻座现在已经非常温和了,这个睡眼惺忪的年轻人戴着耳机,面无表情,好像不是在体育场,而是在火葬场一样。

俄罗斯队要失去在握的胜券!这种威胁终于产生了作用。肇事者被查出后,责令退场;被冲力已尽的子弹擦伤皮肤的边裁已被人用担架抬走;另一个候补裁判替他出场,很遗憾,他也来自特里尼达。

比赛继续进行。

印度人又递给柯拉一块饼,他在包饼的纸上写下电话号码,要

求面谈道德问题。米洛达尔发现后，立即抢过纸条，一口把它撕碎。印度人开始轻轻抽泣。场上出现了非常可怕的情景：一名队员在俄方禁区内摔倒，并假装腿已摔断。但是谁会摔断他的腿呢，因为他身边除了穿蓝白色队服的队员以外没有别人！如果有人摔断了他的腿，那准是阿根廷后卫胡安·奥别尔姆列尔，此人的爷爷多半是奥斯威辛的刽子手。

体育场内乱哄哄的，有人在竭力向这些被收买的特里尼达人证实：那人是自己摔断腿的，因为他想得到一个点球；有人甚至说，他早在昨天或者前天就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把腿摔断了。

三辆消防车驶入跑道，一边示威似地晃动软管的喷嘴，一边像在寻找着猎物。

来自特里尼达的裁判退出白线，想让人看到：他是从这儿，在十一米远的地方，判罚任意球，敲开多灾多难的俄方球门的。那名球员被人抬走了，整个体育场内哭声震天，想要吓唬一下特里尼达裁判。但是毫无用处，无论如何都得不到他的怜悯。

赫里斯托福尔·科尔捷斯，绰号布伊诺斯艾利斯，他接球，停球，毫不在意看台传来的枪声。一边用铁手套挡住子弹，一边退后十米。只见俄方守门员哈里托诺夫就像起跳前的猎豹一样，在微微摇晃。整个体育场都在跟着他摇晃。连柯拉都觉得犹如千钧一发般的恐怖。

数千个喉咙发出低沉的口哨声，像汹涌的洪流愈来愈响，在空气中集聚，在体育场上空盘旋。

柯拉觉得，口哨声会贴着草坪，砸扁阿根廷队倒楣的前锋，让他像背负数吨重物一样四处爬窜。

可是，他却拔出双腿，拼命追赶，并把球揽到脚下，随即便竭尽全力地踢向这个沉重的圆东西……

球在草地上懒洋洋地滚着，刚刚滚到门前，守门员哈里托诺夫就纵身一跳，用身体把它挡住了，他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，仿佛刚

从五层楼跳下一样。

体育场内人声鼎沸。大家尽情地呼喊，真高兴啊！大家一边手舞足蹈，一边喝起了藏在口袋和怀里的伏特加，还唱起了民歌。

对方疲惫不堪的前锋慢慢走到中央，俄方则像注入了强心剂一样，信心百倍直逼球门。

热柳布科飞起一脚，球像海盗射在桅杆上的铅弹一样，撞得球门柱叮当直响；库修茨基怒抬金脚，球在守门员身上一撞，他不得不被人抬下场，换个年轻的新手，幸而他毫无临场经验。

如果不出意外，这样猛攻下去必有一中。可就在这时，阿根廷队后卫随意一脚，本想让球远离禁区，却把球传到了胡安·奥别尔姆列尔脚下，这个德国后裔便单枪匹马，带着球意外出现在中场。

胡安在原地停了几秒，琢磨着该把球踢给观众。还是回传给自己的守门员。阿根廷队教练却在场外使劲儿挥手，示意他执行“魔鬼”计划。暗示十分凑效：胡安仿佛极不情愿地慢慢跑向俄方球门，俄方前锋原以为他会把球踢出去或者踢到界外，便紧逼一步，但为时已晚，胡安冲向漫不经心地跑出球门的哈里托诺夫，将他晃过以后，继续冲向球门。哈里托诺夫跟在胡安后面，要他站住，停止胡闹。俄方前锋和后卫也一边跟着哈里托诺夫，一边用最粗野的话痛斥着，裁判也在跟着跑……

坐在前排的球迷明白恶作剧的结果是什么，就都冲进跑道，但是无济于事。神枪手肯定会射伤胡安的，但遗憾的是，子弹早已用光了。只见一个摄影记者及时跳进球场，但在拦截阿根廷人的途中摔倒了。这个阿根廷人毫不在乎，将球送入球门，然后自己摔倒在地上。

“老战士在哪儿？”米洛达尔喊道，“拿机枪的老战士在哪儿？”

老战士不在。出卖灵魂的裁判判进球有效。英勇的摄影记者站起来，从门里抱着球跑开了，以为这样，别人就会明白球并没有

进，因为球都没有了。

印度人又把芝麻饼递给柯拉，她开始怀疑，他在暗地里为阿根廷队加油。另一侧的邻座则戴着耳机，闭着双眼，怡然自得地坐在那儿微笑。真是怪人。

比赛中断 15 分钟。在此期间，士兵们挡住了球迷扔向前锋胡安的东西，伤员被送往医院。恢复比赛。记分牌上显示 2 比 0，阿根廷队领先。

距离上半场结束还剩几分钟，体育场内叫骂不绝，很难想象，如何才能战胜这些阿根廷人。

突然远处传来了喊声：

“普柳什金—普柳什金—普柳什金—”

“普柳什金！普柳什金！”

体育场内一字一顿地喊着，就像高呼“万岁！”一样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柯拉问胖乎乎的邻座。

那人没听见。

“他是谁？”柯拉问米洛达尔。

“唉，别提啦，”局长答道，“于事无补！”

这时，裁判吹响了哨声，两支球队向观众告别，然后钻进地道，包扎伤口，准备新的进攻计划。

“我们去小吃部吧。”局长提议。

起初，她想拒绝，因为观众的心情让她感到沉重，觉得头晕。但是，米洛达尔仍要让她体验一下男人的全部乐趣。为了不与长官争执，她就跟着走下了看台。小吃部里人声嘈杂，烟雾缭绕，臭气熏天，地上满是啤酒罐和“斯米尔诺夫”牌伏特加酒瓶；义愤填膺的球迷们骂个不停，仿佛一群蜜蜂，随时准备扑向偶尔踩死蜂王的过路人。

米洛达尔专门为她买来夹肉面包片，印度人也给她端来了啤酒，但柯拉觉得这些都淡然无味。印度人仍以老熟人的身分跟着